

古十月历在『内经』理论中的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¹

贺娟¹*

옛날 十月曆을 『內經』理論에 應用함

賀娟¹*

北京中醫藥大學¹

五臟이 四時에 應한다는 이론은 『內經』의 “天人相應” 理論의 重要內容이다. 五臟이 四時에 應하는 것이 몇 가지 서로 다른 曆法과 관련이 있는데, 一年 十二個月을 四分 또는 五分하는 曆法으로 五臟과 결합하는 방식 이외에 著者는 최근에 새로 발견된 옛날 古十月曆이 『內經』 중에 명확히 나타나있다는 것을 인식하였다. 이러한 종류的 옛날 十月曆은 『內經』을 十二月에 따른 曆法으로 해석하면 經文을 완벽하게 해석하지 못하는 것을 해석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五行理論의 근원이 五時의 觀點에 근거하고 있다는 점도 유추하게 해 준다.

핵심어 : 古월력(古十月曆), 內經(內經), 天人相應(天人相應)

强调天人合一, 重视五行, 五脏与时令, 方位的配属, 从时令之气化, 气候的特性认识五行的属性及五脏的功能, 是『内经』脏气法时思想的重要内容. 探讨历法在『内经』中的应用, 可以对五行, 五脏的内涵做出重要的阐释与挖掘.

一. 对『内经』时脏相配的传统认识

传统的看法, 『黄帝内经』基本的历法方式是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 把十二月再进行季节的不同划分, 即四分法和五分法. 四分法将一年分为春, 夏, 秋, 冬四

个季节, 五分法则将一年分为五个时令, 在这两种历法形式下, 亦存在五脏与时令配属的不同方式.

1) 四分法与五脏的配属

一是将一年分为四个季节, 春, 夏, 秋, 冬每个季节分主三个月, 分别与肝, 心, 肺, 肾结合, 木, 肝主春, 火, 心主夏, 金, 肺主秋, 水, 肾主冬, 而不涉及脾, 土与时令的关系,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是这种分类方式. 『素问·脉要精微论』, 『素问·诊要经终』等虽未明言五脏的问题, 但也均使用了这种时令的划分方法.

二是在四季的划分基础上, 将土, 脾配置在每个季节的最后十八日, 这样土, 脾与其它四行, 四脏一样, 各主七十二日. 如『素问·太阴阳明论』云: “帝曰: 脾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 脾者土也, 治中央, 常以四时长四藏, 各十八日寄治, 不得独主于时也. ”即是这种方式, 其它『素问·刺要论』, 『素问·玉机真藏论』皆有类

* 교신저자 : 贺娟. 北京中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院 中醫基礎理論 教研室.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1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

E-mail : hejuan6428@sina.com.

Tel : 010-64287011.

접수일(2008년 10월 24일), 수정일(2008년 11월 5일),

게재확정일(2008년 11월 12일)

似描述，非医学书籍如『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亦有相关记载。

2) 五分法的脏时配属

五分法是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五个季节，在春夏秋冬之间加入一个长夏，长夏由土所主。『内经』中有七篇经文中提到长夏，有足见这种分类法在『内经』理论中应用的广泛性。关于长夏所指的时段，多数注家均以夏季的最后一个月作解，认为长夏即季夏，是指农历的六月，如王冰注云：“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于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脾王四季，六月是火王之处。盖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这种观点，也成为后世理解『内经』五分法历法形式的基本观点。

二. 质疑

但仅利用上述两种历法形式，显然无法解释『内经』中所呈现的所有时间与脏腑的配属问题，如在『素问·阴阳类论』中的“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将春与甲乙相配主七十二日，多数医家均将甲乙解释为“日”的概念，认为甲乙就是甲，乙两天，如此理解“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就显然不通。因为，如果是只将春季的甲乙日相合则为六天，将一年的甲乙日相合则为二十四天，均无法得出七十二天的数目。将季节与十天干结合论述的经文在『内经』中存在很多，因此，如何理解十天干所指对把握『内经』的某些经文含义十分重要。

三. 古十月历的相关文献记载

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历法内容，就是“古十月历”，以这种历法来解释『内经』的

相关经文，则群疑冰释。古十月历是将一年360天分为10个月，每个月主36天，以十天干命名，再将十个月与五行结合，从而呈现为甲，乙属木，丙，丁属金，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的规律。这种历法，在『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为：“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也就是说：从冬至甲子至乙亥七十二日为木行，继之丙子至丁亥七十二日为火行，继之戊子至己亥七十二日为土行，继之庚子至辛亥七十二日为金行，最后是壬子至癸亥七十二日而毕，恰为六个干支周期的结尾，共360日整。其它如『管子·五行』亦有相似记载，“作立五行，以正六时，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著名历史学家陈久金在其『论夏小正』，『十月太阳历』专就上古时期的十月历进行了系统考证，指出：十干在古代是用来纪十月历的十个月名的^[1]。即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这种历法在夏王朝曾一度广泛使用，只是后来逐渐被十二月历替代，但一直到解放前，还完好的保存于彝族等闭塞得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这种十月历法方式，也被认为是五行概念产生的源头。如『礼运』言：“播五行于四时，故五时谓之五辰”，『左传』则曰：“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古代时节并称，均是气温的高低与太阳的方位特征的反应，但与月相无关。将五节与四时并列，反应出古代两种不同的计时方式的存在，所以，班固『白虎通德论』就有“行有五，时有四，何？四时为时，五行为节”的解释。

四. 『内经』中的古十月历

由于『黄帝内经』的不同篇章，涉及到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作者，因此，虽西汉时期主体的历法方式已

经被十二月历替代，但十月历在很多篇章却依然大量使用，并且多与季节，五行，五脏结合来论，如『素问·风论』之“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的记载，后世医家在解释十天干的所指时，或语焉不详，如张介宾注：“按本节以四时十干之风，分属五脏，非谓春必甲乙而伤于肝，夏必丙丁而伤于心也。凡一日之中，亦有四时之气，十二时之中，亦有十干之分。故得春之气则入肝，得甲乙之气，亦入肝。”认为一日之中，有四时，十二时，十天干之分，但此处天干所指，则并未明确解释。或直接解为“日”，即一干为一天，如马蒔注云：“此以五脏之风告之也。…故春之甲乙日，肝伤于风而为肝风；夏之丙丁日，心伤于风而为心风；季夏之戊己日，脾伤于风而为脾风；秋之庚辛日，肺伤于风而为肺风；冬之壬癸日，肾伤于风而为肾风。”认为十干就是指十天，高士宗步其后尘，所注与之相同，“五脏合四时，四时合五行，春夏秋冬，四时之五行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日之五行也。肝心脾肺肾，五脏之五行也。各以五行之时日受邪，而五脏之气应之，则为五脏之风。”

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在这一篇，同样是将五时与十干对应，言“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肺主秋，手太阴阴明主治，其日庚辛，……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

以日来解释十天干在这些经文中的含义，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素问·五禁』中有一段文字，同样是谈十天干的问题，“黄帝曰：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实，无发蒙于耳内。丙丁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写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此处虽然也在文中明确提到甲乙日等的说辞，但在谈到脾土的问题时，又将属于脾的戊己日与同属于脾的四季对举，显然以“天”解“日”是不合逻辑的。其前后文所指，是月份合季节。因此，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众多医家

所认定的十天干是用来纪日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²⁾。据考证，『内经』以及古代文献中所言十干的“日”字，实则月，是纪月的方法。用十月来分析『内经』所涉及的经文，则简单明了，“肝主春，其日甲乙”的含义，是指甲月，乙月属于春季，余则类推，含义无任何艰涩难解之处。当然，如此看待十天干所指，与十干相结合的五时则分别主2个月份，所言的“长夏”或季夏，则指五、六两个月，而不是后世医家所说的农历六月。

由于十二月历的冲击，十月历在后世逐渐失传，所以后世注家中，鲜有对此问题作出恰当解释的，虽有部分医家，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有含糊之语，如张志聪：“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脏。是以人之藏气，合天地四时，五行十干之气化，而各以时受病也。”所言五行十干之气化，十干的含义就不是指十天了；龙伯坚在分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五变”的含义时，亦有隐意，原文为“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征，其味苦；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肺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时征，其日庚辛，其味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是为五变。”龙伯坚则注：“下文在论及与五腑的关系时仅提到脏，色，时，音，味五个方面，即将“脏”本身作为“五变”之一，而未提及“日”的问题，前后文不同，结合原文提到的五腑分主五变的针刺法则，综合起来看，以疾病的表现突出在脏，在色泽，在时，在音，在味这几个方面，称为五变为妥”，⁽³⁾将时令季节与干日合为一个“时”，认为所指为一，这已经与其他医家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却并未明确提出太阳十月历的概念，致使『内经』古意，蒙尘日久。

我们之所以着力于探讨『内经』中古十月历的存在，是由于这一历法内容直接关系到对五行起源与内涵的解读。长期以来，虽然对五行的起源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但五行五材说却在哲学与医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认识的正确性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无论是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抑或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皆提出五行的起源应是古代时空概念的觉

醒,也就是说,五行的概念,并非是对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材料的描述,而是对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以及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季节气候,气化特性的抽象⁽⁴⁾. 先于五行概念提出的古十月历,是五行概念产生的基本背景,对『内经』古十月历的相关内容的解析,实则为五行内涵的重新定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参考文献

<단행본>

1.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8. 2. pp.119-127.
2. 陈久金. 中国天文大发现. 2008. 中国画报出版社. p.15.
3. 龙伯坚. 黄帝内经灵枢集释.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4. 高思华. 五行学说之我见. 中医杂志. 1994. 35(8). pp.493-495.